



论文下载
暂无分类

首页 >> 学术资源 >> 论文下载

话语风格的认知模式 (chen xinren)

【发布日期: 2009-11-15】 【来源:】 【字体: 大 中 小】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载《语用与认知: 关联理论研究》,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何自然、冉永平主编, 348-354。

话语风格的认知模式

陈新仁

提要: 本文运用关联理论, 从语用学角度提出一种新型的风格分析模式。与以往风格理论相比, 风格的认知模式具有比较鲜明的特点。首先, 这种模式针对特定语境中特定话语的表达方式和效果, 而非某人或某部作品所体现的具有明显个性特点的语言表达效果。其次, 这种模式着眼于整体性, 不拘泥于单个语言单位的选择效果。再次, 这种模式不以常规模式为参照, 因而有别于语言表达风格的变异理论。本模式认为, 任何表达都反映了说话人的选择行为和方式, 因而都具有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 认知模式比起变异理论能更广泛地解释语言表达的效果问题, 而非仅仅局限于分析那些出现所谓“偏离”的语段。认知模式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用关联理论来研究风格, 我们关注的是话语的成因, 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表达效果。具备解释特色的关联模式不仅让我们知其然, 更知其所以然。

1. 引言

交际是信息传递的过程。语码说把交际看作是编码-解码的过程。换言之, 所有信息传递都可以丝毫不差地通过语码转换实现。然而, 语码说往往只能说明直接、明晰的交际, 但对复杂、含蓄的表达的解释却束手无力。以Gri ce为代表的学者向这种理论提出了挑战, 认为交际还涉及推理。Sperber & Wilson继承、发扬了Gri ce的推理模式, 提出了关联理论 (Relevance Theory, RT), 更加强调整双方的协同性以及语境的动态特性。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中, 交际是说话人示意、听话人推理的过程。一个人说话的风格可能会因交际对象、交际目的、交际场合甚至情绪而经常发生变化。“选择风格是说话人或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获取关联的过程中, 说话人必须对听话人的认知能力和语境资源作出某种假设, 这一点必然会在(她)传递信息的方式上有所反映。” (Sperber & Wilson, 1986: 218) 毫无疑问, 基于动态语境的关联理论对我们研究话语的风格具有指导价值。关于风格的研究由来已久, 语用学特别是认知语用学的诞生与发展为风格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本文试图运用Sperber & 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 从认知语用学角度对风格作初步探讨。

2. 风格即关系

关于风格, 经典的说法是“风格即人” (Style is the man)。按照关联理论的说法, “风格即关系” (Style is the relationship) (Sperber & Wilson, 1986: 217)。这里的“关系”, 是指交际双方的关系, 这种关系不是情感或社会方面亲疏远近的关系, 而是在特定的交际环境中说话人对听话人当时的认知环境 (cognitive environment) 的了解、估测程度。交际双方的熟悉程度对交际方式有很大的影响。比如,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碰到问路的人。我们回答问路人的方式就能体现这种影响: 由于我们对问路人所知甚少, 这时提供的信息往往非常详细, 甚至详细有余。

认知环境包括人们习惯称作背景知识的相对稳定的知识 (如共有的社会、文化知识、双方的共同经历、关于某一话题、事件、事物的了解等) 以及特定交际场合下的交际意图、交际的客观环境等, 我们不妨称之为语境假设的集合。交际双方的认知环境出现重叠的地方可以看作双方的共享知识 (shared knowledge)。但是, 共享未必互明 (mutually manifest), 只有互明时, 即当双方同时关注或共同意识到特定语境假设时, 交际才能顺利进行。交际双方求得互明的方式体现为使用语言传递信息的方式, 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就信息传递的详细程度看, 说话人会对听话人的语境资源做出判断。如果说说话人与听话人拥有的共享背景知识越多, 其话语就会比较简洁明快, 反之就会十分具体详细。例如: 例如:

- [1] a. 前天你从我办公室借去的《演讲与口才》带来没有?
- b. 上次你向我借的那本杂志带来没有?
- c. 杂志带来没有?
- d. 带来没有?

上面话语中四种指称方式的详略差异产生于说话人对听话人背景知识情况的不同认识: 说话人对指称对象 (《演讲与口才》这本杂

志)的描述详细程度取决于说话人与听话人关于所指物的互明程度。双方互明程度越高,指称方式就越简约,反之,则越详细。其二、双方共享知识的多少将决定说话人在前台信息 (foreground information) 和后台信息 (background information) 之间做出选择。后台信息是语言表达中的已知信息部分,与交际双方记忆中的背景知识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一旦将某部分信息表现为句中的已知信息,即表明说话人把这部分信息看作是双方共知的。前台与后台信息的差异经常表现在说话人对话语指称成份的确定与非确定的选择上。一般而言,当交际双方共同注意到特定事物或对象时,该对象或事物在话语表达中就会具有确定性、特指性。相反,如果双方对某一事物或对象不是互明,那么在话语表达时就应表示为不确定成分。确定与非确定的取舍反映了交际双方认知语境的相互作用。例如:

[2] Duke: ...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Roy: Yes, sir.
Duke: What is it?
Roy: Well, I a ... I' d like your consent, sir, to my marriage.
Duke: Your marriage! Well, who' s the girl?
Roy: Miss Myra Lester.

结婚是男女双方的事,这是Duke和Roy必然共享的语境假设。所以,当Roy提出结婚申请时,Duke用the girl作为特指(作为后台信息)是很正常的,而无需详加表述为“Who' s the girl you' re going to marry?”。Roy也不会把the girl误以为其他任何女孩。

[3] (Olympic Theatre. Kitty and other girls dancing “Swan Lake” on the stage.)

Myra: Kitty -- he' s here!

Kitty: Who? Oh, the man in the underground?

Myra: I don' t understand it. He said he couldn' t come. I suppose he just came to see the show.

Kitty: You don' t suppose anything of the kind. Thought you said he had to go to a colonel' s dinner.

Myra: It' s not what I said. It' s what he said.

Kitty与Myra具有一段共同的经历,即她们都曾在地铁里遇见过Roy。然而,Myra对这段经历的感受要比Kitty要深刻得多(她爱上了Roy)。一方面,Myra相信Kitty也知道这件事,所以“he' s here”中的he(被当作后台信息)在她的心目中不仅特指,而且她相信Kitty也知道he的所指。另一方面,Kitty虽有所知,却又没有把握(即互知却不够互明),所以才有“the man in the underground?”这样的试探性提问。Myra未予确认,她不否认其实也就等于默认了Kitty的猜测。正因为这样,她才继续(用he)说下去。Kitty后面的话也表明了已弄清楚he的所指。

[4] Myra: You managed to remember me at last then?

Roy: Yes... barely managed. Myra, what do you think we' re going to do today?

Myra: Well, I ... I ...

Roy: Oh, you won' t have time for that!

Myra: For what?

Roy: For hesitating. No more hesitating for you.

Myra: No?

Roy: No.

Myra: Well, what am I going to do instead?

Roy: You' re going to get married.

Myra: Oh, Roy, you must be mad!

这里,Myra与Roy在认知环境上存在差异,表现在Myra对Roy的交际意图(Roy想立即Myra结婚)缺乏了解。Myra经过三番调整后弄清Roy的真正意图。

可见,“从交际的风格,我们可以推测诸如下列方面的内容:说话人认为听话人所具有的认知能力和(当时的)注意水平,说话人打算给听话人处理话语提供多少帮助或指引,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同谋程度,他们之间感情的亲近或疏远,等等。换句话说,说话人不仅试图扩大自己与听话人共享的认知环境,而且假定一定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正是通过风格得到反映或传递的。”

(Sperber & Wilson, 1986: 217) 所以,交际双方对对方认知环境的认识和估测是其言语表达产生风格的基础。

3. 风格认知模式的特色

与以往风格理论相比,风格的认知模式具有下列特色:

首先,在对风格的界定上,这种模式采取一种广义的定义,即特定语境中特定话语的表达方式就是风格,而非某人或某部作品所体现的具有明显个性特点的表达方式。

其次,这种模式着眼于风格产生的动态过程,不拘泥于语言单位的选择结果。“风格产生于寻找关联的过程”。(同上, p. 219) 根据关联理论,交际作为示意-推理的过程,涉及内容与语言形式的选择。哪些信息需要明示,哪些信息需要突显,哪些信息可以含而不表等等均需要参照动态的语境,依照关联的强弱、方式来做出决定。

再次,这种模式不以常规模式(norm)为参照,因而有别于语言表达风格的变异理论(deviation theory)。变异理论认为,语言表达的效果源于对特定常规模式的偏离,因此在分析者心目中语言表达“存在”一套套模式,分析的过程即是用这些模式去检验语言表达的事实,从而了解表达效果的好坏。如同Halliday的功能文体观认为“所有的语言选择都是有意义的,所有的语言选择都具有文体价值”(参见申丹, 1997)一样,关联理论认为“没有完全中立的风格”(Sperber & Wilson, 1986: 218),“语言结构与语用效果之间存在自然的联系”(同上, p. 217)。换句话说,任何表达都反映了说话人的选择行为和方式,因而都具有效果。Sperber & Wilson参照的是认知关联观:“风格的差异说到底是在获取关联方式上的差异”(Sperber & Wilson, 1986: 224)。从这个意义上讲,关联模式以及功能模式比起变异理论能更广泛地解释语言表达的效果问题,而非仅仅局限于分析那些出现所谓“偏离”的语段。对于表达上的变异,关联理论可以从处理努力角度予以解释:变异之所以具有明显的效果,是因为它们所耗费的处理努力比一般的“常规”表达要多,而额外的努力会带来弱暗含(weak implicatures)。

最后,这种模式强化风格的双向性,认为风格的产生根源于双方的共同作用,反映了双方特定语境中的关系。语境在说话人做出语言选择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语境以双方的认知环境为大背景,取决于具体交际场合、交际对象对背景知识的选择,因而而是动

态的，而不是静止不变的。

4. 风格认知模式的解释力

以往关于风格的理论多从语言表达的外部形式着手，着重描写特定话语的文体效果，以揭示话语的表达效果为唯一研究目的。以关联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认知模式更侧重对风格的形成及其带来的文体效果提供彻底的解释。换言之，具备解释特色的认知模式不仅让我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关联与风格息息相关，风格产生于说话人为获得最佳交际关联而做出的努力，因而是寻找关联的途径。例如：

[5] a. He is cunning.

b. He is a fox.

在传统风格理论中，a与b的差别是明显的，前者是直陈式表达，后者是修辞表达（隐喻）。b的修辞效果在于激发听话人（读者）的联想。然而，需要解释的是：说话人（作者）为何要选择这样的表达方式？听话人（读者）又是如何展开联想的？

根据关联理论，说话人（作者）选择这样的表达方式实质上是一种明示方式，用来示证除a之外他/她还有别的意思。听话人（读者）在处理b时就会做出比处理a要多的努力。额外的处理努力是由额外的语境效果作为补偿的，表现为各种弱暗含。这种弱暗含，用 Sperber & Wilson 的话说，就是诗学效果(poetic effects)，而这正是话语表达具备修辞色彩的根本来源。

5. 结语

本文根据关联理论，提出了话语风格的认知模式。这种模式与以往理论模式相比具有比较鲜明的特点。例如，这种模式针对的是特定语境中特定话语的表达方式和效果，而非某人或某部作品所体现的具有明显个性特点的语言表达效果。又如，这种模式不以常规模式为参照，因而有别于语言表达风格的变异理论。本模式认为，任何表达都反映了说话人的选择行为和方式，因而都具有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认知模式比起变异理论能更广泛地解释语言表达的效果问题。就性质而言，认知模式是一种解释性的风格理论，不满足于以往理论那样描写特定的外部形式所具有的表达效果。在认知模式下，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话语的成因，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表达效果。

参考文献：

Blakemore, Diane, 1993. *Understanding Utterances*. Oxford: Blackwell.

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Steven Davis(1991), *Pragmatics: A Rea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ech, G. & M. Short, 1981. *Style in Ficti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Sperber, D. & D. Wilson, 1986/1995.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 Blackwell.

程雨民, 1984. 《英语语体学和文体学论文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何自然, 1997. 《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申丹, 1997. “有关功能文体学的几点思考”。《外国语》，1997年第五期。